



夏天的少年时光叫初夏

鲍尔吉·原野

初夏羞怯地来到世间，像小孩子。小孩子见到生人会不好意思。尽管是在他的家，他还是要羞怯，会脸红，尽管没有让他脸红的事情发生。小孩子在羞怯和脸红中欢迎客人，他的眼睛热切地望着你，用牙咬着衣衫或咬着自己的手指肚。你越看他，他越羞怯，直至跑掉。但过一会儿他还要转回来。

这就是初夏。

初夏悄悄地来到世间，踮着脚尖小跑，但它跑不远，它要蓬蓬勃勃地跑回来。春天在前些时候开了那么多的花，相当于吹喇叭，招揽人来观看。人们想知道这么多鲜花带来了什么，有怎样的新鲜、丰润与壮硕。鲜花只带来了一样东西，它是春天的儿子，叫初夏。

初夏初长成，但很快要生产更多的儿子与女儿，人们称之为夏天。夏天不止于草长莺飞，草占领了所有的土地，莺下了许多蛋。夏天是一个昏暗的绿世界，草木恨不能长出八只手来抢夺阳光。此时创造了许多阴凉，昆虫在树荫下昏昏欲睡。

然而初夏胆子有点小，它像小孩子一样睁着天真的眼睛看望四外。作为春天的后代，它为自己的朴素而羞怯。初夏没有花朵的鲜艳。开花是春天的事，春天总是有点言过其实。春天谢幕轮到初夏登场时，它手里只带很少的鲜花。但它手里有树叶和庄稼，树的果实和庄稼的种子是夏天的使命和礼物，此谓生。生生不息是夏天之道。

初夏第一次来到世间，换句话说，每一年的初夏都不是同一个夏天，就像河流每一分钟都不是刚才那条河流。在老天爷那里，谁也不能搞垄断。夏天盼了许多年才脱胎到世间，它没有经验可以利用。往年的夏天早已变为秋天与冬天。

夏天的少年时光叫初夏，它不知道怎样变成夏天。每当初夏看一眼身边的葱茏草木都会吓一跳，无边的草木都是奔着夏天来的，找它成长壮大。一想这个，初夏的脑袋就大了，压力也不小。

初夏常常蹲在河边躲一躲草木的目光，它想说它不想干了，但季候节气没有退路，不像坐火车可以去又可以回来。初夏只好豁出去，率领草木庄稼云朵河流昆虫一起闯天下，打一打夏天的江山。

初夏肌肤新鲜，像小孩胳膊腿儿

上的肉一样新鲜，没一寸老皮。初夏带着新鲜的带白霜的高粱的秸秆，新鲜的开化才几个月的河流，新鲜的带锯齿的树叶走向盛夏。

它喜欢虫鸣，蚰蚰儿试声胆怯，小鸟儿试声胆怯，青蛙还没开始鼓腹大叫。初夏喜欢看到和它一样年轻幼稚的生命体，它们一同扭捏地、热烈地、好奇地走向盛大的夏天。

人早已经历过夏天，但初夏第一次度夏。它不知道什么是夏天，就像姑娘不知道什么叫妇人。这不是无知，是财富。就像白纸在白里藏的财富、清水在清里藏的财富，这是空与无的财富。人带着一肚子见识去了哪里？去见谁？这事不说人人都知道，人带着见识与皱纹以及僵硬的关节去见死神，不如不知好。

如果一个人已经老了，仍然很无知，同时抱好奇心与幼稚的举止，这个人该有多么幸福。只可惜人知道得太多，所知大多无用，不能帮他们好好生活。

初夏走进湿漉漉的雨林，有人问它天空为什么下雨，初夏又扭捏一下，它也是第一次见到雨。这些清凉的雨滴从天空降落，它们是从喷壶还是筛子里降落到地面？天上是不是也有一条河？初夏由于回答不出这些问题而脸红了，比苹果早红两个月。

初夏跑过山冈，撞碎了灌木的露水。它在草地留下硕大的脚印，草叶被踩得歪斜。初夏的云像初夏一样幼稚，有事没事上天空飘几圈儿。其实，云飘一圈儿就可以了，但初夏的云鼓着白白的腮帮子在天空转个没完，还是年轻啊。

你看冬天那些老云窝在山坳里不动弹，动也是为了晒一晒太阳。初夏的云朵比河水汹涌。大地上的花朵才开，大地上的草花要等到夏天才绽放。开在枝上的春花像高明人凭空绣上去的，尤其梅花，没有叶子的帮衬。而草花像雨水一样洒满大地，它们在绿草的胸襟别上一朵又一朵花，就像小姑娘喜欢把花朵插在母亲的发簪上。

初夏坐在河流上，坐在长出嫩叶的树桩上。初夏目测大地与星空之间的距离。它寻找春天剩下的花瓣，把它们埋在土里或丢在河里漂走。初夏藏在花朵的叶子下面等待蜜蜂来临。初夏把行囊塞了一遍又一遍，还有挺多草木塞不进去。要装下这么多东西，除非是一列火车。

张家山的枣树

牛晋荣

下乡之前从未见过这么多枣树，漫山遍野，单是视觉上的冲击就让人心头一震。

是在春天。乘车一个多小时，爬山抵达下乡的临县张家山村时，被满眼的绿色惊呆了。路两旁铺展着成片的树林，村民说是枣树，几乎没有其他杂树。

家乡的山野清一色裸露着黄土，贫瘠的土地上生长着沙棘、酸枣、榛子、木瓜等灌木，常见的成片的林子大多是杨树林，会夹杂一些榆柳，算是点缀。人工造林后，冒出来很多松树，成片成片地长在耕地里，挤得密不透风，那些松树称不上树林。

紧挨着村子的树木是有人家的。一棵老榆树，一棵杏树，一棵桃树，一棵枣树……它们看似漫不经心地生长，可一旦有孩子破坏，它的家人会第一时间站出来替它撑腰。我很乐意看这些有人家的树木，甚至觉得它们有自己的姓氏。比如称呼为张家的桃树，李家的山楂，多么热烈生动，质朴又满载人情。

父亲说，我家老院子里原先是有一棵果树的，每年8月可以摘了果子去集市卖，后来砍掉了。我为没



能看见过这棵果树遗憾了很多年。我觉得果树长着就好，不结果子也好。

张家山村如此规模的枣林我第一次见，我想象着它们开花挂果后该是多么盛大的景致。可村民说：这没什么稀奇，枣子很多，家家都有。听他们的语气并不觉得这是财富，倒像是一份多余的拖累。

后来走家入户，果然每家院子里都有一堆红枣，就那么堆着，旁边是烧炕的干柴或者煤堆，也有筐箩、簸箕、锄头、镰刀这些农具。总觉得那些枣不该放在院子里，但又不知道应该放在哪里。农家小院，红红的枣堆，换一个角度看似乎很和谐。

一个破旧的院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土夯的矮墙坍塌，院子里有一径小道，两旁满是野草，屋前一棵茂盛的枣树，也只有这棵枣树滋养着这所院子的生气。

主人张大婶说，家里的男人出去打工，她一个人在家，年节时儿孙回来。平日里，她一个人在家闲不住，就去枣林里捡枣，等收枣的商贩来，三五毛一斤，数量多了就是个收入了。

听着张大婶不紧不慢地讲，我突然觉得那些枣子是她生活的一部分，与卖多少钱、什么时候卖、卖去哪里没有关系。

离开村子时，张大婶给我装了一袋红枣，我心里很感激，回家当晚就取了一些熬粥。令我再次震惊的是，那些小小的枣，脏兮兮的丑陋的枣子，竟然如此甜，一整锅粥都是甜滋滋的。我为自己先前瞧不起它们感到抱歉，我重新认识了摇摇晃晃挂在北风中的红枣，一句话没有，就那么默默地丰硕着，有些掉在地上成了虫蚁的美食，有些进了餐盘喂养生活。

贫瘠的山野，那些枣子听过山雀的啼鸣，见过松鼠的灵动，经历寒霜的冷酷，最后或是萎尘入土，或是嵌在花馍里装点人们热气腾腾的好梦，抑或与莲子、桂圆、花生结伴撒帐，无论如何，都在讲述着一方土地一种生命的伟大。

枣树，黄土地里扎根的枣树，一定有姓氏，有性格，有亲人。

图片来源于网络网